



香 草

XIANG
CAO

程芳
著

一块圣洁的处女地，
一段美如天籁的心曲……

静静捧起书，

捧起一段了无挂碍的童真日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香✿草

XIANG
CAO

程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草 / 程芳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00-2931-6

I. ①香… II. ①程…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4794号

香草

程芳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 瑶
装帧设计	彭 威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32 印张 8.875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931-6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0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春天里的故事	5
夏天里的故事	67
秋天里的故事	155
冬天里的故事	214
尾 声	277

引 子

香草坐在用麦糠泥抹平的窗台上，背靠糊着白纸的窗棂子。白纸用豆油涂抹了，透着油腻的亮，有一股好闻的豆腥味儿钻进鼻孔，香草禁不住嗅了嗅鼻子。她的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小手掌托着腮，眉头微蹙，呆呆地仰着头出神。

香草瞅的是悬在半空的福棚。福棚用坚挺的高粱秆和粗壮的麻绳串编，底下粘了结实的箔纸。墙的内壁抠挖了几个窟窿，三根粗壮的木棍横插进这几个窟窿里，支撑起宽宽大大的福棚。

福棚是奶奶的。她站在炕沿上，踮踮脚就可以存放东西，拿取自如。而香草即使跳起来，伸直胳膊，也够不到福棚。

香草凝神看福棚的时候，总会幻想自己变成了一只老鼠或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鸟。许多个夜晚，她一觉醒来，会听到角落里老鼠们在“吱吱吱”地开会，商量怎样才能爬到高高的福棚上偷吃美味。它们商量来商量去，然后才窸窸窣窣地行动。香草总是静静听着，听着它们一次次从光滑的墙上“啪”一声摔落到地上，又一次次爬起来再尝试。有时，很长时间没有声音，香草便会怀疑老鼠们

是不是摔晕或者摔死了。她正担着心，却又听到了微小的窸窣声。香草就安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香草总要去查看老鼠们在墙上留下的爪子印。老鼠的爪子印不断升高，都快到炕沿了。然而，老鼠们似乎再也没有进展，一直徘徊在炕沿附近。香草有点高兴也有点失望。

对小老鼠的失望，香草更愿意自己变成一只鸟，忽扇着翅膀飞到福棚上，掠过堆得像山一样的红薯，掠过蜷缩在一侧的被褥、衣物，直接飞到那个小笼子上。轻轻踩着小笼子的边沿，肆意地啄食小笼子里的油条、苹果，还有山楂片。这么想着想着，香草的嘴角就悄悄上扬起来，牙齿和舌头也配合着口水蠕动着。

香草不小心眨了一下眼睛，小鸟又变回香草，颓然坐在窗台上。她叹了一口气，仿佛一个大人遇到愁苦事那样叹了一口气。

她站起来，站在炕沿上，踮起脚，努力往福棚上伸直手臂。香草觉得自己又长高了一些，她的手臂已可以够到福棚了，但距离那个小笼子仍然很遥远。

小笼子里用脱掉皮的白色柳条穿插编制的美丽花纹已被烟火熏成灰黑色。它静静躲在福棚的里侧，正好躲在奶奶可以够到它的位置。

小笼子里依稀飘出油条的香味，香草使劲吸了吸鼻子，又踮起脚尖。这一次，她几乎用脚尖撑地，脖子高高地擎着，仿佛够不到小笼子是脖子不够长。忽然，一个趔趄，香草手臂画着圈不停地摇

动寻找平衡，才没从炕沿上摔下来。

不知是吓出一身冷汗还是累出一头热汗，香草的小脸变得红扑扑的，整齐的刘海也成了一缕缕的，的确良小褂紧贴在后背上。

香草去升木头窗棂上的“小卷窗”。这个“小卷窗”底部是一根短短的高粱杆，两端用几根白线拉扯着，可随意升降。平时，这个“小卷窗”主要作为瞭望口观察院子里的动静。而此时，香草把它升起是想吹进来一些凉风。她伸直了手掌急急地去卷那根高粱杆，一不小心白线缠在了手指上，她不耐烦地一拽，白线还没来得及喊疼就断了。香草捻着线头的两端试图系个疙瘩，揉搓来揉搓去，线头揉搓成了黑色，那个疙瘩也没有成形。

院子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香草慌慌张张扔下线头，扔下破损的“小卷窗”，从炕上“咕咚”跳下地，趿拉着鞋，像一阵风一样跑走了。身后，传来香草奶奶的嘶喊：“小祖宗，鞋踩坏了，把鞋穿好！”



CHUNTIAN LI DE GUSHI

春天里的故事

1

香草趿拉着鞋穿过胡同，一口气跑到大街上，柔柔的暖风吹到脸上，更燥热了。香草径直往村前大湾走去，她想去洗把脸。她低着头急急地走着，却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身上。

“哎哟！谁呀，这么毛手毛脚的？”香草抬头一看：一个穿灰色对襟小褂，留着齐脖颈的短发，耳朵边夸张地别了一个大红色发卡的中年妇女，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捂着胸口看着她。

香草站在那儿，不知道是该叫嫂子还是婶子。村里的嫂子和婶子太多了，香草总是分不清。

“这不是香草吗？你急急忙忙地要干吗去呀？”

“不干吗去。”

“香草，你又不认识李嫂了吧？”

香草被看穿了心事，红着脸低低地说：“我认识。”

“那怎么不叫嫂子？”香草迅速地叫了一声“嫂子”，拔腿就

想跑，却被李嫂一把拽住胳膊：“哎，哎，香草，嫂子话还没说完呢。”香草只好停住了脚。

“香草，我问你，你爸爸妈妈回来看你了吗？”

“没有。”

“你爸爸在哪儿上班？”

“邮电局。”

“你妈妈呢？”

香草蹲下身把趿拉着的鞋后跟提上，猛地站起身飞也似的跑了。跑了一段路，回头喊了一句：“嫂子，你问那么多干吗！我不知道！”

“这孩子，咋会不知道呢！净跟我装蒜！”李嫂没趣地扭头走了。

香草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上班，而香草跟着爷爷奶奶住在障日山下一个叫桃园的小山村里。村里的大人孩子见了香草总爱问她一些爸爸妈妈的事情，香草都烦透了。

香草一直跑到大街的拐弯处，回头瞅了瞅，路上已不见嫂子的踪影，她的脚步才慢了下来。

大湾已经跑过了，香草懒得再回去，信步在路上走着。忽然，一阵嘈杂声从附近的胡同里传出来“军军，扔下来！”“军军，求你了！”这个军军，又在欺负人！香草像一个侠客一样快步冲进胡同。

胡同的尽头，有一棵高高大大的老榆树。宽大的树冠在春天里焕发了新的生机，一把嫩绿的大伞遮住了整个胡同和房顶。军军像一只贪吃的猴子隐藏在一片绿意里，夸张地边喊边炫耀：“榆钱真好吃呀。”树下，福宝、小花、珍珍、红霞仰着头，咽着口水，央求军军扔下几支榆钱。

军军看到香草来到树下，更加夸张地说：“真甜啊！香草，你要不要尝尝？”

“你扔下来就尝，不扔就不尝。”军军成天调皮捣蛋，鬼心眼不少，香草吃过军军的许多亏，不爱搭理他。

“军军，我尝，我尝，你快扔下来吧，求你了！”福宝两只胳膊上下翻飞，一个劲地在树下作揖。

“哈哈，福宝，我会扔下去让你尝的。不过，有个条件，必须把你的新铅笔盒借给我用两天。”福宝一听，不说话了。新铅笔盒是他的生日礼物，是在日照港打鱼的父亲刚刚给他买的。

“怎么？舍不得吗？舍不得别馋榆钱。”军军两条腿在树上荡来荡去，大把大把往嘴里塞着榆钱。

“军军，你欺负人！”香草气呼呼地指着军军说。

“我怎么欺负你们了？不给你们榆钱吃就欺负你们了？有本事自己上树摘。”军军扬扬得意地唱起了歌：

山也么山疙瘩，

花开瓜果香哎；

河也么河疙瘩，

鱼虾格外鲜哎；

若想尝果尝鱼鲜，

爬山下河哎嗨吆。

香草看着他的得意样子，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开始脱鞋子。她脱下鞋子，挽了挽袖子，开始爬那棵又高又大的榆树。

榆树太粗了，香草的手臂根本把不过来，她勉强爬了两下就掉了下来。她朝手掌心吐了口唾沫，用力一蹦，又跳到树上。这次，海霞和珍珍跑过来托住了香草的屁股，香草借着劲儿迅速又往上爬高了一点。海霞和珍珍手拍肩扛努力托住香草，小脸憋得通红，只坚持了一小会儿，两人就大叫起来：“香草，托不住了！你快抱住树！”

“我抱不住呀！”话音未落，三人一起惨叫着摔到地上。香草的手臂还被树皮磨出几道白色的带着血印的划痕。

军军的歌唱得更起劲了。

福宝悄悄告诉香草，他看见军军是踩着梯子上的树。

香草顺着福宝手指的方向一看，在胡同的尽头果然有一个梯子倚在墙上。只是墙太高了，香草有点害怕。她小声跟福宝商量让他上树摘榆钱，可福宝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哈哈，胆小鬼，不敢了吧？香草，你拿糖交换，我给你摘榆钱。”

“换你个大头鬼！”香草咚咚咚地跑到梯子那儿，福宝和珍珍也赶紧跟过去，帮香草扶着梯子。

香草战战兢兢地上了梯子，爬上了墙。墙太高了，香草有点眼晕，不敢往下看，也不敢站起来。她有点后悔逞能了。过了好长时间，香草才敢哆哆嗦嗦用手撑着墙蹲着往前挪。树下，小伙伴们七嘴八舌高声叫嚷着：“香草，小心！香草，扶好啊！香草，快下来吧！”喊得香草心烦意乱。

“哈哈，狗熊就狗熊！装什么英雄啊！”军军嘲笑的话语让香草陡然升腾起一股勇气，她一咬牙，猛地站起来，紧跑几步抓住了一根榆树枝。树下的小伙伴一齐欢呼起来。

香草抓住树枝，先撸了一些榆钱放进口袋里，又折了一些带榆钱的树枝扔给福宝和珍珍他们，接着攀着一根粗枝也爬上了榆树。榆树很高，香草扫了一眼树下，心里直发毛，目光盯着眼前的树枝才好一点。她小心翼翼地趴在树干上摘榆钱。军军仿佛看透了她的胆怯，站起来踩着树干拼命摇晃，香草整个身子都跟着一起一伏的，随时都会掉下去，只好紧紧抱住树枝。

“香草，你只要答应给我两块高粱饴糖，我就不晃了。”

香草的屁股随着摇动一颠一颠的，手臂酸麻得快要抱不住树枝了。她吓得大叫起来：“死军军，坏军军，别晃了！”

“让你骂！让你骂！答不答应？”军军晃得更厉害了。

“别晃了！别晃了，我答应。”香草崩溃的声音里明显带着哭腔。

“你们都做证，香草答应给我两块高粱饴糖。”军军站在树上，像一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大声宣称。他从容地用袖子抹了一下鼻涕，攀着树枝跳下树，跑远了。

香草趴在树上，小声地哭了一会儿，她觉得很丢脸，当着那么多小伙伴的面，她又被军军欺负了。

2

“香草，你哭了吗？”“香草，快下来吧，我们不吃榆钱了！”小花和珍珍看到香草趴在树枝上半天没抬头，不知怎的，鼻子就酸了，她俩也哭起来了。香草从树枝上抬起头，狠狠地抹了一下眼睛，大声说：“你们哭什么呀？我没哭呀，我只是迷了眼睛。”香草把心里的委屈全都发泄到榆树上，她拼命地折着树枝。一些较粗的树枝也被她折断了。

大榆树下，香草扔下去的榆钱树枝已积了厚厚绿绿的一层，香草从树上望下去，像极了铺满了水藻的大湾。

香草想从树上下去了。她回头看看身后的墙，那么高那么窄，一不小心就会踩空。她想学军军的样子顺着树干滑下去，可她根本就不敢从树枝上站起来。她小心地试图抓着树枝往前爬，双脚却怎么也找不到支撑点。

“香草，我们都吃饱了，你可以下来了！”福宝没心没肺地喊着。

“香草，你从墙上下来还是从树干上下来？”珍珍发现了香草的挪移，有点替香草担心。

“香草，你下不来了吗？”

小伙伴的问话让香草伪装的坚强全没了。她干脆趴在树上哭了起来：“我下不去了！我害怕！怎么办呀！”

福宝他们听到香草的哭声都愣住了，他们可从没见过香草这么哭过呀。“香草，你别哭，你跳下来吧，我接住你！”福宝胖胖的脸上凛然有了男子汉的担当。

“对，香草，你别怕，我们一起接住你，你跳下来吧！”珍珍也大声说。

“我不敢，我不敢动，也不敢跳！”香草死死抓住眼前的树枝，没有了先前摘榆钱的勇气。

“这怎么办呀！呜——”红霞也哭起来。

“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们了？吃着榆钱还哭啊？”一个洪亮而清脆的声音仿佛响自天边。

香草透过树隙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衣、蓝裤子，高高瘦瘦的男孩子站在树下，他的手里灵巧地转着一个圆球。他一抬头也看到了香草。“这是谁家的小丫头呀？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爬到树上去了！多危险呀，快下来吧！”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香草！”

“哈哈，香草，这些榆钱都是你摘的？”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人在树上吗？”

“哈哈，你太能干了！但是，再能干也不能在树上住着呀，快下来吧！”

“我，我，我下不来了。”好奇怪，香草并不想在这个大哥哥面前继续逞能，也不担心大哥哥会笑话她，她老老实实告诉了大哥哥她的窘境。

大哥哥脸上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香草，你是怎么上去的？”

“她爬梯子上去的。”福宝抢着说。

大哥哥扔掉圆球，奔向梯子。梯子是铁焊的，大哥哥一个人扛着有些吃力。福宝、红霞、珍珍七手八脚来帮忙，才把梯子架在榆树的树干上。大哥哥站在梯子上，朝香草招手：“香草，你慢慢爬过来，爬到哥哥这边来。”香草竟然有了勇气，慢慢地顺着树干爬。福宝他们大气也不敢出，在树下看着香草一点一点爬。终于，大哥哥的手抓住了香草，香草马上有了依托和胆量，一使劲站了起来，跳到一根粗壮的树枝上。大哥哥一边嘱咐香草小心，一边扶着香草从树枝跨到梯子上。

香草双脚一站在地面上，心马上踏实了。她感觉有点没面子，便低头摆弄那些榆钱。

“香草，榆钱蒸着吃最好吃了，赶紧回家让你妈妈给你蒸榆钱吃吧！”

香草想说，我妈妈不在这儿，但她什么也没说。等她站起来，想跟大哥哥说点什么时，大哥哥已拍着那个圆球走远了。

香草拿着榆钱回家，奶奶立刻走过来撸起她的袖子，看到她胳膊上的划痕，叹了口气说：“你个小祖宗呀，天不怕地不怕的，榆树多高呀，你要摔下来磕着胳膊磕着腿儿的，我可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呀！”香草想跟奶奶说说她怎么爬的树，怎么有个哥哥救了她，听奶奶这么一叹气，她就把话憋了回去。

奶奶把榆钱洗净，一层一层地撒上面，又撒上盐，放到大锅里蒸熟了，给香草盛了一小碗。蒸熟的榆钱黏黏的、面面的、咸滋滋的，好吃极了。

3

晚饭后，奶奶把预留的蒸榆钱放在盘子里，上面又扣了一个盘子，用白包袱包好系紧，领着香草出了门。

奶奶领着香草越过了福宝家，越过了小花和珍珍家，也越过了村西头的那片桑树林，奶奶这是要去哪儿呢？香草越走越奇怪。

奶奶领着香草走过青石板，爬上陡坡，终于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住了脚。奶奶拍了拍门环，屋里传来了询问声：“谁呀？”

“是我，我是来找孙老师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了。借着灯光，香草看到一个熟悉的平头，熟悉的白衬衣。

“香草？”